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
第二十四回 秀英趙國封皇姑 孫臏燕營會姪媳

話說廉府夫人與秀英小姐進繡房歇息。到了次日，小姐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向夫人稟過安，尊一聲：「母親在上，女孩兒今日拜辭母親，往易州軍營報仇，稟過母親。」夫人道：「你才到家，未曾住上一日二日，怎麼就要舍我而去。況且你三叔公孫臏，有三卷天書，六甲靈文，尚且不能勝他。你有何能？是他的敵手。」小姐道：「母親，為何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不是女兒誇口，憑著我胸中本事，那怕王翦有三頭六臂，管教手到擒來。此是聖母之命，女兒不敢違背。母親若是決意不教我上易州報仇，孩兒亦要回到仙山，稟報聖母，仍侍奉梨山修真悟道，再不下山來了。」夫人道：「既然我兒要遵聖母之命，為娘也不便強留，待我同你上朝見駕，討一支人馬，領幾員勇將，保我兒同上易州，為娘方能放心。」小姐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夫人吩咐擺飯，母女二人用畢，修本章一封，夫人穿了朝服，母女二人坐轎上朝。正值趙雲王早朝來散，秀英遂在朝房等候旨意，夫人步上金階。拜舞已畢，將本章交付駕官呈上御案。雲王看罷，傳旨道：「廉夫人你還有個女兒是梨山老母的徒弟，習學刀馬純熟，神通廣大，這是真麼？」夫人奏道：「臣妾在御前，焉能謊奏。」雲王道：「廉小姐年紀多少，叫什麼名字？」夫人道：「臣女今年一十四歲，名喚秀英，現在朝門候旨。」雲王傳旨宣來，承值官來至朝房，宣秀英跟旨進朝。至白石階前，山呼見駕。傳旨平身，小姐立將起來，侍立在丹墀之下。雲王舉目觀看，果然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齊整不過。雲王暗想：「似此弱質嬌容焉能臨敵。本上的言詞，未必是真，何不宣上殿來，問個明白。」遂令承值官，宣廉氏母女上殿。

廉夫人同小姐跟著旨意，直上金鑾殿。母女二人見駕，叉行國禮。雲王道：「免禮，平身賜坐。」母女叩頭謝恩，起來按尊賜坐。雲王眼望秀英道：「你父兄與寡人治國安邦，名揚四海，不想俱各盡忠喪命。你雖是個將門之女，乃是個女流，不能成其大事。方才你本上的言，說你上仙山學藝回來，刀馬純熟，神通廣大，要上易州與王翦對敵的話是真麼？」小姐道：「吾主在上，臣女不敢妄奏。臣奉師命下山，主意要捉拿王翦，報仇雪恨。並無謊言，臨敵自見。」雲王聞言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小姐果然有本領與國增光，何幸如之。」遂問廉夫人道：「小姐可曾受聘否？」夫人回奏道：「臣女前數年有山東臨淄南郡王孫臏，將玉為聘，許配他姪兒孫燕為妻，尚未同房。」雲王道：「聞孫燕是易州好漢，又是昭王的外甥，金枝玉葉，女貌才郎，正堪匹配。待奏凱回朝，孤王主婚，入贅孫燕為婿。孤今虛度韶光，子女俱無，就封你為公主，義女皇姑，加封為歸西侯之職，祿米三千石，白金三千兩。」傳內侍開寶藏庫，取金牌一道，蟒袍霞帔各一件，玉帶一條，紫金盃一頂，黃金甲一襲，九點桃花馬一匹，賜給皇姑。吩咐光祿寺擺宴，合朝文武陪席賀喜。夫人母女叩頭謝恩，就在大殿上君臣飲宴，文武傳杯。雖無炮鳳烹龍，卻有肉山酒海。須臾席散，夫人小姐謝恩。雲王道：「皇兒此上易州，要用多少人馬？」小姐道：「三千人馬足矣。明日是黃道吉日，最好行兵。」雲王傳旨：「選御林軍三千，與皇姑統領，戶部輔佐錢糧，兵部給散頭盔、衣甲器械鞍馬，明日孤與皇兒送行。」袍袖一展，駕退回宮。

小姐母女謝恩出朝，乘轎回府。小姐又給夫人叩頭，夫人用手扶起道：「你如今蒙朝廷封為貴人皇姑，歸西侯之職，兵權已不小了，你的鞍馬盔甲俱有，還用什麼兵器？」小姐道：「孩兒下山時節，蒙聖母賜一件兵器，名為繡絨刀，放在後院內，待孩兒前去取來。」小姐去不多時，果然取出一把金背鋼刀，明晃晃耀人眼，冷飈颯逼人，真是一口寶刀。小姐道：「待孩兒披掛起來，試給母親過目。」夫人道：「你把刀法要給我看。」小姐轉將下來，把頭上的釵環首飾，盡行摘下，用青絲帕將烏雲抱住，將盔襯帽扣住頭，上身換上了細細錦袍，披上黃金甲，罩上大紅袍，袍甲齊備，然後將四週紫金盃帶上。小姐披掛已畢，一低頭，自己就笑了起來。丫環道：「小姐這般打扮，係一員小將，怎麼笑將起來？」小姐笑道：「你看我上半截似個臨陣的將官，我腳下還穿著紅繡花鞋，怎麼登得踏踏，去把我的戰靴取來。」丫環把戰靴取到，小姐脫了花鞋，換了戰靴，披掛齊整。手提繡絨刀，復上堂來，口尊：「母親，孩兒的披掛如何？」夫人一見，滿心歡喜。小小的一位姑娘，打扮起來，竟是堂堂一員武將，便叫道：「我兒你就在這廳堂上，把刀法試演我看罷。」小姐轉將下來，在大堂上手提鋼刀，分門戶上四下三，右六左五，撒花蓋頂，枯樹盤根，將老母仙傳的九九八十一路花刀使將出來。猶如一座刀山，並不見人影。小姐使完，夫人滿口稱贊：「果是仙傳，與眾不同。我兒你進裡頭去，卸了戎裝，歇息一齊，便明日動身。」小姐辭別了夫人，回歸繡閣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夫人，傳喚家將上堂，吩咐道：「你把家中眾將，挑選五百名前來聽令。」家將頭頃刻之間，挑選已畢，都是精壯的後生，帶領到帥府月台下，望前叩頭，立將起來，兩邊雁翅排開，拱手聽令。夫人開言道：「你等也有太老爺手內養的，也有大老爺二老爺手內養的，今日我廉門實不幸，父子皆亡，只存一個姑娘，又要領兵上易州相助，我恐他是女流之輩，未經大敵，全仗你等保護。正是養軍千日，用軍一朝。務要小心在意。」眾家將齊聲答應道：「小人等敢不盡心拼力，保護小姐上易州見陣？」夫人大喜，吩咐家將頭，每人賞給銀兩，回家收拾鞍馬器械，以備明日啟程。眾將磕頭謝賞，退出帥府，各去準備，不必細表。夫人回到後堂，又選丫環僕婦二十名，服侍小姐。此時天色已晚，一宿晚景無詞。

到次日天明，小姐起來梳洗已畢，結束停當，披掛齊整，遂下教場，挑選御林軍三千，搭下行營，伺候啟程。復身進朝辭別。雲王龍心大喜，親遞御酒三杯，與皇姑送別。秀英跪飲已畢，叩頭謝恩，辭出朝門，回歸西府。廉夫人早備下筵席。小姐至堂前滾鞍下馬，來至後堂，叩頭辭母。夫人一見，流下淚來，用手扶起嬌兒，心下慘切道：「兒啊，此行諸事，須要小心。兩軍對敵，非同小可，乃是性命所關，你若到了易州，早日寄個捷音，免使為娘掛心吊膽。至囑言詞，須要謹記，餘不多囑。」小姐拭淚道：「母親且放心，孩兒自有方略。」夫人命丫環斟上酒來：「待我敬孩兒一杯，一壯行色。」小姐跪下，飲畢，叩謝夫人，翻身上馬，率領家將出了府門。那廉夫人哭得似醉如癡，回轉繡房不表。

且說秀英率領著五百家將，來至教場，點動人馬，祭旗放炮，傳令起行。一路上紀律嚴明，經過地方秋毫不犯。行不數日，來至易州西南角上。前面飛報，前面就是野豬林，棋盤山西山，離易州只有三十里，請令定奪。小姐道：「從山裡頭走過有多遠？」家將道：「西山口至東約十里。」小姐傳令，就在此地安營。三聲炮響，安下大營，支起黃羅帳，發開軍情。吩咐旗牌官，隨營候用白布一百桶，白絹五十桶，即運上大帳，不可遲誤。旗牌領命，將布絹一百五十桶，運送中軍帳繳令。小姐即命旗牌官，將這一百桶白布領將下去，發給五營四哨，大小三軍，不論領哨的藍旗，督陣的紅旗，大小隊長，每人做一領孝袍、一頂孝帽、一條孝帶、一條長領；軍士每人孝帽孝帶各一。那五十桶白絹，領將下去，發給五營四哨，有職的偏裨將佐，每員做孝衣一領，孝帽一個，孝帶一條。即速造就，俱用白旗白號，滿營掛孝，不許違誤，犯者軍法施行。旗牌得令，將白布白絹分散，遵行仔細。

單表秦始皇，一日升帳，傳集兩班文武，開言問金子陵道：「朕自興兵吞併六國，至此易州，不想遇到了孫臏，連敗數陣，傷了許多孤家的人馬。雖是攢天箭打死了孫臏，尚未知真假，又不知幾時才能平得易州。況持日長久，虛費錢糧，此時不如退兵回國，再圖後舉。」子陵叩頭奏道：「吾主龍意萬安，併吞六國，原是天意，那孫臏不過逆天而行，今被殿西侯攢天箭射死，臣夜觀天象，見孫臏的本命星不在，決死無疑。易州若無此人，要破燕山，只在吹灰之力。」原來金子陵雖說會觀星望鬥，那知孫臏有移星轉鬥的手段，掩住本命星。子陵那裡看得出來。當下有王翦出班跪下，口尊：「吾主，他營中三軍掛孝，一日三次舉哀，孫臏果是真死。微臣打聽他幾時出喪，定要搶他屍首回來，以便報一撈之仇。任憑他千軍萬馬，個個都要命喪吾手。料他營中那有高人名將。指日之間，易州可下。」始皇聽說，龍心大悅：「全仗二位為國立功。」

君臣正在帳中談論，忽見遠哨藍旗飛報進營：「今有野豬林棋盤山西山口，不知那裡來的一支人馬，號炮屯兵，不敢不報，請旨定奪。」王翦聞言，上朝進禮道：「龍意萬安，微臣追得到西山口打聽明白，速來奏知。」奏罷退下，回轉本營，即命王賁前去哨探。王賁領令，提刀上馬，帶領數百軍校，展旗放炮，齊出秦營，催馬直奔西山口。離營門不遠，抬頭一看，只見滿營中的白旗白號，三軍掛素，滿腹盡疑，不知那裡來的人馬。

正在觀望之間，早驚動趙營，營門軍校高聲大喝道：「這是什麼所在，你敢在此觀望。再往前走，我這裡即放箭了。」那王賁聞言，勒住徵馬，用刀一指營門道：「小軍聽真，你等是何處人馬，在此搭營，快請你兵主出來答話。」軍門報明，小姐傳令大小偏將頭目，準備拔營，至易州西門下寨。令畢，披掛停當，摘了孝衣孝帶，按盔披甲，提刀上馬，率領八員偏將，五百家丁，響炮展旗，衝出營來。王賁聽見炮響，就知敵將出來。只見兩桿素旗，當先有八員將，五百家丁，簇擁一位少女女將，打扮齊整，美貌無雙。但見有詩為證：

連環鎖甲驚人豔，四鳳金盔耀眼新。
楊柳細腰銀杏面，櫻桃小口絳朱唇。
金蓮斜踏葵花蹬，玉手輕挑柳葉裙。
年紀無多方二八，風流俏麗女將軍。

王賁在馬上，贊聲嘖嘖：好一個少女女將，齊整不過。我若是拿他回營，奏知秦皇，討他下來，便與我成其夫妻，也不枉為人一世。但不知他是誰家的女子，何不問他一聲。遂用手中小刀一指，喝道：「那來的女將，請收坐騎，快通名來。」小姐聽見有人招呼，勒馬上前觀看。只見對面有一員少年將官：龍鱗甲，大紅袍，身騎渾紅馬，手提金背刀。看畢，也用刀一指道：「穿紅的小輩，要問皇姑御諱麼，你可聽真些，吾乃趙國雲王駕下稱臣官拜大元帥廉老爺之女，敕封義女皇姑歸西侯之職，你姑娘姓廉名秀英，奉旨領兵，前來易州助戰。」王賁暗想：「原來是邯鄲人馬，我在趙國界牌之時，聞得西府有個女兒，被風刮去，不知下落，算來三年光景，莫非就是此女？」

王賁腹內躊躇，小姐焦躁道：「小輩盤問我的御諱，為何不通報你的狗名。」王賁抱刀陪笑道：「小姐要問我的名，吾非別人，乃是殿西侯義子，姓王名賁。」小姐聞言道：「你這小輩，莫非在趙國界牌關，我二哥帳下先行王賁麼？」王賁道：「就是小將。」小姐大怒道：「好反賊，你不能盡忠報國，反投順賊為子，害我二哥。今日見我還不下馬受縛，反來問我的詳細，情理難容，看我取你罷。」一抖絲韁，飛臨陣地，使開手中繡絨刀，比閃電還疾，照王賁的頂梁揮一刀來。王賁用刀擋開，陪笑道：「小姐住手，豈不聞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西地秦皇應運而興，併吞六國。這易州燕山孫氏一門父子，斬盡誅絕，只留一個孫臍又被攢天箭射死。眼見得國破家亡，危在旦夕，你助他有損無益。依我金石良言，你下馬來跟我進營，歸順我主。你是雲王義女，我是殿西侯義子，門戶相當，年貌相對，你我成為夫妻，圖個夫榮妻貴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小姐聞言，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：「啊，好反賊，怎敢出口污言，氣死我也。」兩手掄刀，照頭就砍，王賁急架相還。二馬盤旋，雙刀並舉，經戰二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小姐暗想：「和賊爭戰什麼，不如用寶傷他。」想罷，虛砍一刀，往下敗走，王賁不捨，緊緊追來。小姐見王賁隨後追來，心中暗喜，忙在懷中取出一面牌來，名曰聚神牌。連敲三次，只見滿天霞光，滾滾微雲。小姐大叫：「狗子，休得追趕，看天兵來拿你。」王賁正追趕，聽得天兵二字，抬頭一看，只見半空中一隊神兵，盔甲鮮明，刀槍簇簇，都是些黃巾力士殺來。嚇得魂魄飛揚，墜於馬下，小姐旋馬舉刀，揮為兩段。

小姐用神法斬了王賁，把手中刀往後一擺，那八員偏將，五百家丁，率領三千御林軍，亂散徵駒，趕殺秦兵，好似狂風吹敗葉，急雨打梨花，殺過了東山口。至燕山西門望見燕寨。小姐自思：「雖然三叔公已死，亦定有權掌三軍之人，何不先到他營中，見個明白，然後進城，參見祖母大人，未為晚也。」想定，卸了戎裝，換了一身孝服，率領數名家將，招呼道：「營門的軍政司，報與你家兵主知道，就說趙雲王義女貴人官封歸西侯府廉老將軍之女秀英小姐，領兵前來助戰，與孫門有親，特來參靈，快去通報。」軍政司不敢怠慢，急至青紗帳報知。孫臍聞聽大喜，原來姪媳到了。吩咐大開營門，中軍口稱：「貴人，南郡王爺有請。」小姐滿腹孤疑：「我三叔公是南郡王，他既然死了，怎麼有南郡王？說不得，且進去看看便知。」中軍讓至青紗大帳，抬頭一看，只見帳上坐著一位王爺，豆青袍，魚皮靴，旁靠著一雙沉香拐，正是南郡王孫臍。小姐一見下拜，口尊：「三叔公在上，姪媳廉秀英叩頭。」孫臍道：「賢姪媳少禮請起。」秀英立將起來。孫臍問道：「賢姪媳到此何干？」小姐就將梨山老母打發下山，趙雲王封為義女、皇姑歸西侯之職，領兵前來，路殺王賁一事，口如懸河，滔滔訴說一遍。孫臍歡喜，口稱：「賢媳到來，那怕王翳不滅。」小姐道：「三叔公，營中為何帶孝？」孫臍道：「我被王翳攢天箭射死，多虧毛遂救活，因此詐死埋名，定下這哭喪計，要拿翳賊。不意你領兵來助，即大事成功。」吩咐家將，送貴人進城見祖母貴人要緊。小姐別了出營，上九點桃花馬，家將送進城，到都尉府，參見燕丹公主與高、李二位夫人。不在言表。

且說秦營敗殘人馬，逃回營中，報知王翳。說：「小將軍至棋盤山哨探，被廉秀英刀斬馬下，報知定奪。」王翳聞言大驚，連聲叫苦，大哭不止：「可惜我在界牌關認子一場，望陪伴終身，不幸今日死於非命。有日拿住賊婢，碎屍萬段，方消此恨。」